

-Happy Birthday

海德·斯卡特·馮·蘭徹斯特
諾亞·希門尼斯

「今天你可以和我索要任何東西……」

「……那請您帶給我最窒息的愛吧。」

美麗的聖誕夜，沒有落雪、沒有聖誕樹，也沒有在溫暖屋中的家人們。

因為他們都是逃離過往的偷渡者，妄想著能夠逃出自己人生一切的傷痛，但他們從未發現那真正想要逃離的，不過是自己、與那夜半時總是在腦中低語的惡夢。

於是他們擁吻著，雙唇觸碰在彼此柔軟的肉上，濕漉漉的吻伴隨著嘆息在黑夜中迴盪著，海德張開他那明亮的雙眼，藍色的寶石被燈光照射的晶瑩剔透，像是隨時都會流出眼淚般的濕潤，那妖精撕咬著諾亞的唇瓣，彼此掠奪著嘴中的氧氣。

那是海德給予諾亞的禮物。

那是諾亞渴望的禮物。

掠奪、彼此的割捨以及奪取，甜蜜的氣息在冰冷的空氣中逐漸升溫，黑暗中的兩人彼此擁吻著，那夜中依舊閃亮的寶石反射著眼前男人的模樣，沉溺於美好之中的情感讓白皙的臉龐慢慢地紅潤，給予最美的欺瞞，也許是那彼此最渴望的禮物。

央求著什麼一樣的親吻，紅腫而甜美的唇瓣像是早晨的花朵被晨露浸濕，卻樂此不疲的持續著那所謂的禮物，手的游移在那美好的身軀下綻放著，緊緊抓著彼此的身體直到展現衣物底下的白皙，喘息以及美好的掠奪最後還是一種最美的毒藥，讓人無法逃脫的美滿。

直到請求著什麼帶著濕潤的淚水，像是祈求的聲音，是最助興的曲調。

最終這彼此依存的禮物還是在真正的窒息到來前停下了，明明應該溫暖的空氣在過於炙熱的兩人身上都顯得寒冷，海德喘息似的吸了一口空氣後卻被冷的輕輕咳著，那甜美的香味隨著對方顫動的髮絲飄散在兩人周圍。

甜蜜的、溫暖的、令人著迷的。

「要不要先吃蛋糕呢？」藍髮的妖精緩下呼吸，他將頭枕在諾亞的胸前，閉上眼睛仔細地聽著那充滿生命力的心跳。

咚咚、咚咚、咚咚……

那樣的聲音是任何樂器都無法模擬、都無法詮釋的美好，喜愛樂音的凡派爾最為喜歡的聲音之一，那讓他感覺到自己是在活著的、身旁的人是活著的、整個世界都是活著的。

所以他不是寂寞的，他們不是寂寞的，因為此時他們擁有彼此。

即便那不過是一夜的夢境。

他緩著因為缺乏氧氣而暈眩的腦袋，環著身上美好的身軀，輕嗅著甜美的香氣，早就沉迷於這甜蜜的味道，像是毒品一般的喜愛。

諾亞隨意地將腦後束起的髮絲解開，黑色的長髮隨意地披散在肩上，他低下頭親吻著對方的長髮，靠的越近越能感受到那美好的氣味，品著美味的甜。

「我想要再來一次……禮物。」沉溺在美麗蝴蝶給予的甜蜜之中，無主的大狗溫馴的請求著，用自己溫熱的體溫環抱住對方的身體，不讓外面對他而言已經有些冰冷的氣溫侵害到精緻的妖精。

「蛋糕之後再吃。」眨著綠色的雙眸，清澈的眼裡只有那藍色的身影，以及沉溺於禮物之中的情感，美好而央求著。

「貪心的狗狗。」海德在諾亞的耳邊輕聲地說著，那聲音輕的像是微風掠過一般的輕柔，海德似乎很喜歡這樣說話，在人的耳邊用像是用羽毛撫過一樣柔軟的聲音說話，令人不自覺的嘆息、後腦被那美好的聲音給弄的發麻。

「那就再來一次囉。」海德帶著笑，雙手環上諾亞的頸子海德就這樣望著那綠色雙眼中的清澈與渴望，那妖精好像笑了又好像沒有笑。

唇瓣再次貼合在一起，柔軟的舌交纏而發出水聲，明明曖昧的令人耳朵都紅了，但是這吻卻好像某種神聖的儀式一樣，寶石的雙眼直直望著對方，彷彿都能看見那光滑的寶石之中看見自己陷入情慾的倒影。

那恆久綿長的吻在氧氣逐漸減少的當下，讓人恍若進入了一種不可被打斷的幻覺之中，過於的迷幻、過於的美好，明明就沒有使用幻視，卻讓人不可避免的沉醉其中，讓人腦中只剩下那雙美麗藍眼。

兩人的身體緊緊的靠在一起，交換著兩人的體溫，直至兩人都同樣的炙熱。

頭腦似乎漸漸沒了運作，氧氣無法供給著心臟，全身上下似乎發麻一般，這沒了氧氣的感覺對諾亞是多麼的美好，看著那美麗的藍色烙印在心中的紅色似乎就這麼慢慢的淡去，沉醉著美好的月夜般在這海中沉溺下去。

銀絲隨著交疊的唇瓣中悄悄地從空隙裡流下，清澈的綠眸中只剩下那明亮的藍寶石，沉溺在這絕對的陷阱中無法自拔，更是願意越來越沉溺下去，巴不得在這美好的禮物中完完全全的遺忘所有。

即使這只是妖精的施捨，這可憐的大犬依舊自願走進這美好的捕獸籠，輕吟著過於美好的感受，緊緊抱住對方的身軀，諾亞像是溺水的海手，緊抱住海德享受這美好的生日禮物。

「請……給我多點。」他貪得不厭般的說著，只看著對方只想要對方，即使唇瓣早已吻到紅腫，他卻還是渴望著甚麼舔拭著海德的頸部，品嘗著香甜的美好。

「想要甚麼呢？」海德順著對方舔吻的動作揚起自己的頸部，纖細光滑的肌膚暴露在對方的面前，甜膩的香味令人失去理智，而那脆弱的身體彷彿只要諾亞稍稍用些力道便會折毀、便會失去生命、便會成為一個再也不會離開自己的東西。

蝴蝶如此的脆弱，脆弱的只需幾根細細的針就能將他釘在柔軟的標本座上，成為只屬於一人的收藏。

但那蝴蝶似乎豪不在意自己脆弱的樣貌，只是溫柔的撫摸著大狗的黑髮，偶爾輕輕捲起那如瀑的髮絲在指尖玩弄著，臉上的微笑依舊掛著，只是無法參透那其中到底是甚麼意思。

那人輕輕的嘆息，手指鬆開了諾亞的長髮，轉而將自己靠在對方身上。

「來跟我要吧，親愛的諾亞。」

諾亞輕柔的親吻著那纖細的脖子，手指輕點著那白皙的肌膚，像是珍惜著最寶貴的寶物一樣，溫柔的在上面烙下一點一點的紅花，專注地看著那美麗的模樣，梳理著那美好的藍色捲髮，再次地抬起頭輕啄著粉嫩的唇瓣。

「請給我更多的愛……我想要您。」他輕喚著眼前的妖精，身體早就因為熾熱而難耐著，輕扭著腰身再次親吻著那美麗的蝴蝶，綠色的眼中只剩下眼前的人，燥熱的像是被火燒烤著，那不斷奔騰出了慾望在胸口纏繞，他帶著對方修長美麗的手覆上自己的胸口，感受著那充滿生命力的心跳。

「請填滿我的慾望。」

兩人倒入柔軟的床中，唇瓣貼合又分開，一次次的索吻與碰觸在彼此身上點開片片的紅暈，妖精身上的衣衫都被亟欲得到滿足的男人給一一的剝下，潔白光滑的身體被對方微微粗糙的指繭輕柔的撫過，就像是在品鑑著那巧匠手下誕生的美玉。

微涼的觸覺中帶著溫潤的感覺，無暇的令人懷疑對方到底是不是真實存在，只需輕輕按壓便會換得美好的呻吟與微微發紅的反饋，令人無法放下、無法移開視線。

只想一次次的在手中不斷的把玩著。

「諾亞……」他撫摸著對方的身體，一個翻身將那玩弄著自己身體的男人壓倒在身下，過於燙的呼吸噴在彼此的臉上，刺激的讓海德的雙眼都快要流出眼淚一般的迷離。

「讓我填滿你好嗎？」

那聲請求如此的溫柔、如此的輕柔、如此的甜蜜、如此的難以拒絕，就有如惡魔的耳語、賽壬的歌聲、奧菲斯的琴音，令人如癡如醉。

視線最終還是只剩下眼前的完美，輕撫著那光滑如白瓷般的肌膚，彼此之間的呼吸互相交雜著灼熱，諾亞只能被動的躺在那欣賞著那美麗的身軀，綠色的雙眸之中只有聽話以及純粹的慾念，沉醉在那動聽的邀請，又何能拒絕？

「好……拜託您了。」

渴望的姿態是多麼的墮落，卻同時讓人感到沉迷，嘴角的笑容甜膩而美好，原本嚴謹而溫柔的男人卻在此時在眼前人的身下要求著填滿的愛，沉醉於美麗的蝴蝶之下的請求，熾熱的身軀沒了方才的微涼，只感覺得到兩人的呼吸、體溫，還有那心跳。

像是顧慮諾亞是第一次被男人進入，即使已經有過上一次的經驗，海德還是揮揮手讓一旁的侍者替諾亞放鬆那緊張的身體，自己則是坐在男人的身上低頭繼續讓那壽星享有自己美好的禮物。

甜美的吻伴隨著身體裡麻癢到近乎快感的開關，一次次衝擊著深陷在白色床鋪之間的諾亞，海德捧著對方的臉龐，時而親吻、時而舔舐，像是把對方當作寶物一般的珍惜的對待。

那藍色妖精的每一個舉動、每一個笑容、每一個眼神，都充滿了.....愛。

只是沒有人知道那是否是真實的.....

就連海德自己都不知道.....

甜膩的吻就像是蝴蝶的誘惑，一步一步地將人帶往最深層的陷阱，身下不斷傳來的刺激以及慢慢上升的空虛感讓諾亞只能繼續沉溺在這美滿的愛中，那美麗的藍色蝴蝶親吻著身下那渴望愛的大狗，給予著對方最想要的事物，即使只是包裝著愛之名的陷阱，那隻流浪的大狗也還是希望著那美麗的蝴蝶能繼續給予自己最美麗的愛。

一聲一聲甜美的聲音像是催情的曲子，從那接受禮物的唇中傳出，隨著無法吞下的銀絲慢慢的淌下，像是完全沉溺在此，黑色的長髮撲散在床上與白色的床單形成對比，環著對方的脖子只能沉溺在那美好的禮物之中。

結束那磨人的前戲，海德將自己的下身貼在諾亞的胯部，那雙腿纏住了妖精纖細的腰部，他順著對方的動作將自己靠在對方的入口上，低頭繼續親吻著對方的身體。

伴隨著彷彿沒有終結的吻，海德緩緩將自己那過大的慾望慢慢進入到諾亞的身體之中，直至兩人都被彼此給填滿。

被彼此最美好的感受給填滿。

妖精輕聲的喘息著，臉上甜美的笑顏讓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欣喜，欣喜於諾亞、欣喜於慾望的漩渦、欣喜於這一刻那絕對真實的擁抱。

「諾亞.....」海德叫著身下人的名字，感覺到對方開始習慣自己之後便開始那規律的運動，一次次的在諾亞體內摩擦尋找著快樂的源泉。

那層層上升的熾熱逐漸填滿了空虛的內心，早就無法克制的欣喜隨著聲音出現，環著身上那人比自己還纖細的身軀，但底下的灼熱卻讓自己無法克制的輕吟，一開始進入的不習慣讓他揚起了頸脖，貼上那美麗的身軀回應著綿長的吻。

「海德先生.....好棒.....」發出甜膩的聲音，沉溺在對方給予的歡喜之中，綠色的雙眼只專一的注視著眼前的藍色寶石，不用多久他像是早就習慣後面的填滿，渴求著身上人的疼愛。

直到那規律的律動，一陣一陣的快樂襲擊著混亂的腦袋，快樂不斷地從脊隨往上漫延，鮮少體驗過的美好讓他無法克制住原有的清醒，像是斷了一根弦一樣墮落到最深最美好的深淵。

藍色直視著那美麗的綠色，像是要將對方眼中美好的情緒都給記下一樣的深深望著，天使即使墮落也是美的，更何況總是臣服於本能的人類。

他喜愛那些可愛的表情，喜歡那些無法離開自己的孩子，他喜歡.....

喜歡親自弄髒這些美麗的事物。

他在黑髮的男人身上忘情地耕耘，享受著對方敏感的身體帶來的快感，反覆的吻與疼愛之中，海德自己都不記得他怎麼樣進入對方，也不記得對方身體怎麼樣的吸吮自己的慾望，只記得那對方總是緊皺的眉頭因為自己而鬆了開來，只記得對方瀰漫著水霧的綠色雙眼，只記得對方過於可愛的、因為快樂而露出的表情。

輕咬著自己的手指，小小帶來的疼痛在此時都能成為快樂的一部份，淚水隨著動作不斷滑落浸染到白色的床單，卻又因為不曾停下的吻而喘著氣，緊緊的纏繞的身上人的慾望，不斷層層積累的快樂讓他忘我的沉溺在這充滿淫靡氣氛的禮物中。

直到那最高點的巔峰降臨，一瞬間的快樂讓他情不自禁繃緊了腳趾，緊緊抓著一旁的床單卻無法忍耐住口中的聲音，甜膩而充滿著快樂的慾望也同時撒出了累積已久的灼熱，緊緊的咬住不斷給予自己快樂的碩大，那充滿情色意味的身軀是多麼的誘人，模糊的視線內只看的見那美好的藍色，口中只能不斷的呼喊著對方的名字。

「哈……海德先生……我、我對不起先……先射了，您有一樣快樂嗎？」夾雜著因為快樂的哭聲，這高大的男人在這時卻在別人的身下因為快樂而哭泣著，還擔心著對方有沒有與自己一樣快樂而用那雙溫柔而充滿淚水的眼睛看著那人。

「有……我也很快樂呢……」海德吻去對方的淚水，但他嚐不到那其中的鹹味，只嚐到了慢慢的快樂，因為那是溢滿著快樂的水珠。

即使嚐不到味道，海德也認為那理應是快樂的味道。

「我還要……繼續囉。」海德舔舔諾亞的耳廓，輕輕的咬了一口，在上面留下淺淺的齒痕，而還停在對方體內的慾望不顧諾亞才是剛高潮過的身子，又狠狠的開始動物一般猛烈的交合。

反反覆覆的疼愛、疼痛、快樂，雜揉在了一起，每一次彼此的吐息都與對方的吐息混雜在無數個喘息之中，親吻時彼此的唾液融合成相同的液體，連身體都已經無法再更加緊密。

好似他們真的融合成了一體。

還未來得及消化的快樂又是再一次一輪的奔騰，諾亞緊繃著腳趾不斷地哭泣著，那聲音卻甜膩的似是最高級的甜點，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是如此的敏感，已經紓解過的慾望在此時又再次的昂起不斷的滴落著愛液，不斷吞吐著那猛烈的攻勢。

「恩！拜託用力點……哼恩……」像是無法抑制住心底的期盼，想要那粗暴的快樂以及快感，緊緊抱著對方的身軀那像是隨時能夠融入對方身軀似的快感，哭泣著沉溺在愛慾之中，享受著一夜的放縱，親吻著海德白皙的脖子，也像是乖巧的小狗似的沿著曲線舔舐著那光滑的肌膚。

海德喘息著，沒有說任何一句話卻猛力的回應著對方的請求，巨大的性器在那可憐的小口中反覆的進出磨蹭，讓那貪心的肉緊緊地咬著海德的巨物，進出時都被帶出那艷紅色的軟肉再被擠入。

海德享受著對方被自己給弄得無法停止叫喚的樣貌，疼痛與快樂並存在兩人的身體之上，美好的性愛瘋狂的讓人無法停止喘息與呻吟，「諾亞……」藍髮的凡派爾持續挺進，疼愛著身下的人類，每一次都是深深地埋入後在整根的抽出，過於大的力道都讓整張床發出唧呀的悲鳴，艷紅的吻痕在身上像是花朵般點點的開放著，隨著那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快感，海德最終抱緊了身下男人，性器深埋在對方的體內噴湧出了那濃郁而灼熱的生命精華，達到頂峰的妖精就這樣將腦袋埋在諾亞的肩窩裡享受著這過於漫長的高潮。

不斷埋入自己身體的欲望讓他無法思考，越發越甜膩的哭聲也開始有了歡喜的韻味，淚水浸濕了揚著笑容的面孔，媚肉緊緊的纏著令自己瘋狂的柱身，連帶出一滴一滴的愛液，一次又一次的重擊只是讓他越來越瘋狂的享受著美好，緊緊環著身上人的腰身渴望著那給予自己的快樂，最終他也只能不斷喚著對方的名諱享受著這如同天堂的歡快。

「哈！……進來了……全部進來了……」感受著被填滿的快感早就無法思考甚麼是正常，只是同樣的抱著海德像是瘋了一樣的嬌吟著，濃厚的、大量的白濁全數進入到了自己體內，濃濃的熱度在腹部內竟然有一種填飽肚子的錯覺，而那貪心的穴口像是吃不盡一般的沿著那依舊埋在體內的柱身滴落了幾滴在床單上。

諾亞宛如斷了線一樣，只張著嘴不斷的喘著氣，一邊喊著懷中人的名字一邊回復著神智，淚水未乾的持續滑落著，因為到達頂峰的快樂使他只能被動的聽從著對方的指示，似乎很喜歡那肚子被填飽的滋味，嘴角還笑著。

「嗯啊……」最後的白濁也填入了諾亞的體內，在射精最後的高峰海德忍不住也發出了甜膩的喘息，他感覺到自己被狠狠地按在諾亞的懷中，像是想要融合在一起一樣的用力，海德輕輕的喘息著，下身順著對方的動作滑出那可愛的小口，濃郁的慾望從中流出染濕、弄髒了彼此的身體，但更重要的是彼此的喘息與親吻。

明明才剛結束瘋狂地愛，海德卻又不知疲倦的吻上諾亞的唇瓣，「諾亞……」海德呼喚著對方的名字，兩人臉上的笑容是那樣的美好而溫柔，彷彿是陷入熱戀的伴侶一般的親暱而纏綿，「諾亞好棒……」藍髮的妖精都感覺到有些疲軟，但身體卻還叫囂著想要更多。

「諾亞……」他撒嬌似的輕輕吸吮著對方的唇瓣，拉著擁抱自己的手摸上身後那柔軟的臀瓣，帶著對方的手指摸上自己那喜愛被入侵的位置。

他也想要被填滿。

那或許是缺乏愛的孩子，都想要的、被填滿愛意的方法。

諾亞微微的眯起眼睛，緩過一陣子的巔峰讓他慢慢地回復神智，回應著那甜美的吻，手也自動的揉捏著柔軟的臀部，另一隻手環著對方纖細的腰身將人抱在懷中坐起身，巨大的熾熱互相頂弄著，拿起一旁不知道誰放的凡士林，學習力極好的替懷中的人兒擴張著那貪心的地方。

「您想要的……我都會給您的。」他舔弄著小巧可愛的耳垂，輕輕咬著一邊說著，親暱而忠誠的模樣像是被馴服的家犬，全心全意的為懷中的人服侍著那慾望。

也許這是他所能做到的一切，獻出一切是他所能做到的一種溫柔……這也是唯一他能做的。

「啊啊……諾亞！好棒……」海德滿足的感受著身體裡翻弄的手指，被破開擴張的小穴飢渴的顫動著，他靠在對方的胸膛上舒服的喘息和呻吟。

看著眼前起伏的胸膛，海德在舒服的迷離之間舔上對方那小巧的紅莓，用舌頭輕輕的撥弄著可愛的小東西，將他舔的水淋淋的可愛。

「咕啾……」海德張嘴含了上去，然後重重的吸吮著嘴中的突起，時不時的用牙齒輕咬摩擦著，舌頭也不斷的玩弄著諾亞的身體。

那埋頭耕耘的藍髮妖精看上去就像是被哺乳的嬰兒一樣。

如果有這麼大的嬰兒的話。

「恩……」胸前被玩弄的感覺讓他情不自禁的輕吟出聲，碩大遵循著主人的慾望顫抖著，一手輕撫著懷中的人兒，順著那頭柔順的藍髮，一手持續替對方可憐的小口擴張著，諾亞挺了挺胸口讓對方

更能吸允著自己的胸膛，手感極好的胸膛瞬間變得像是女人的胸乳，卻彈性十足，像是哺乳中的婦女溫柔的輕撫著孩子的模樣，如果除去那充滿淫糜的水聲還有在底下的動作的話。

「海德先生跟嬰兒一樣呢。」忍不住輕聲說著，勾著溫柔的笑容，臉上的紅暈更盛，喘著氣隨著吸允而甜膩的輕吟，綠色的眸中充斥著親暱而熾熱，用手指的擴張也終於到了三指，故意似的在裡頭騷弄著，濕淋淋的手指伴隨著情色的聲音不斷地攪動著。

「請問您想要了嗎？」像是學壞了他竟然有些惡趣味似的將手中的動作放慢，調戲似的勾著媚肉緩慢的抽送，感受著那貪婪的穴口吸允著自己的手指，下身也壞心的頂弄著對方同樣熾熱的柱身。

「嗯……」本來熱情的攪動突然變的緩慢而磨人，他喘息著發出難受的悶哼，像是要報復那學壞的大狗一樣吸吮著那已經被他吸吮腫脹的乳首。

「我要……」那樣磨蹭著彼此柱身的感覺像是全身的血液都匯聚到身下，頭腦缺氧的發脹難受，卻又快樂的難以言喻。

「諾亞……快進來……」海德求助似的說著，聲音脆弱沙啞的像是快哭了一樣。

腫脹的紅莓有些微微的刺痛，這卻讓他感到舒服，細微的疼痛總是能讓他在歡愛之中感到愉快，輕輕地笑著只是吻上了那片唇瓣，在同時也狠狠地進入到那美妙的地方，柔軟的臀瓣在他手中揉捏成不同形狀，一邊吻著一邊玩弄著，下身則是等待對方的適應，緩慢的抽送著巨大的慾望。

「都聽您的……海德先生。」舌與舌之間的纏繞發出了曖昧的聲響，加上那令人陶醉的喘息以及嬌吟更是一種甜美的交響曲，甜膩的氣息在床第之間交錯著，就這麼維持抱姿開始頂弄著懷中的男人，一下又一下的都進到最深處，像是要把剛才給予自己的快樂全數奉還給對方，還可以說加倍的贈送回去，不斷響徹的水聲以及肉體的碰撞，黏膩的觸感早就佈滿了兩人的下身，瘋狂的愛意似真似假的交疊在兩人之上。

就像是可笑的戲劇，彼此的親暱與表現出的愛意究竟是真是假可能連當事者都不瞭解，只知道在彼此的身上留下美麗的痕跡，愛的喘息與親吻代表著甚麼大概也無所謂吧。

呻吟都被甜蜜的吻給吞下了。

兩人交合的位置在撞擊時濕潤的難以形容，被回以翻倍快感的小穴緊緊地收縮，體內柔軟的肉描繪著體內那不停深入、作亂的巨物，每一次都如此快樂到令人失神，沉浸於慾望中的妖精感受著對方充滿愛意的疼愛與歡快，享受著彼此腿間那過於骯髒黏膩的感覺。

「諾亞的……好棒……」濕潤的感覺盈滿了眼眶，海德吸著鼻子不想讓那眼淚流下，但還是不可避免地讓淚珠滴滴答答的落到彼此身上，像是想要藏起自己難看的樣子，海德將臉埋在對方的胸膛之上，不肯讓對方看到更多，只是用下身接納著男人不斷給予的愛，讓對方能夠肆無忌憚的填滿自己。

諾亞只是不斷地在裡頭耕耘著，帶出一片一片的甜膩愛液，溼黏而讓人滿足的柱身在海德體內不斷的衝撞著那讓人發瘋的快感，一手緊抱著懷中讓人疼愛的人兒一手則輕輕溫柔的撥開對方藍色的頭髮，看著那快落下淚珠的寶石，只是溫柔的帶著對方的下巴，再次覆上那紅潤的雙唇。

溫柔、疼愛、寵溺的親吻，吸允著滑嫩的嘴唇，勾出舌頭彼此的糾纏，銀絲隨著兩人的分離而像是依依不捨般的淌下，諾亞看著那即使哭泣還是讓人感到想要好好疼愛的表情，只是不斷地吻上不讓他躲開自己的視線，綠色的雙眸即使吻上了對方還是近距離的看著那張美好的臉蛋。

「不要藏起來……您很美的海德先生，很美。」由衷的稱讚著，身下的動作慢慢地溫柔，卻一次又一次的頂的更深，像是要將人溫柔的慢慢的納入自己的腹中，卻讓人無法逃離。

真壞……

被對方強迫著面對彼此的人兒想著，可是那雙唇觸碰的感覺太過的誘人，他沒有辦法拒絕對方給予的美好親吻，淚眼汪汪的男人就這樣陷在諾亞那美好的唇齒之間，即使知道自己的哭泣十分難看，卻又相信著對方話語中所說的美麗。

因為諾亞不可能說謊。

明明也才不過認識兩個月的時間，但海德卻感覺自己像是摸透了眼前這個心口不一、害怕寂寞卻又溫暖無比的大狗狗，那擁抱的力道溫柔而堅決，像是不肯放開自己、也不想放開彼此一樣，那樣微妙的理解與信任讓海德更加癡迷於對方那雙美麗的綠色雙眼。

「諾亞……」那就展示給對方看吧，那些不想被人看見的、不想被人知曉的灰暗的樣貌，蝴蝶在剝去美麗羽翼後，醜陋的姿態。

諾亞一定也會接受的，就和卡爾完整個接受自己一樣，所以他能給出更多更多的愛，用愛去擁抱眼前的男人，用愛去填滿彼此之間的空隙。

即使對方不接受，也得接受。

在那甜美的吻之中看見了那屬於美麗妖精的另一面，哭泣的臉龐也許對方認為著醜陋，諾亞卻在那表情之中更加的沉浸在這美妙的慾望當中，嘴角的笑容充斥著溫柔，但動作卻開始慢慢的轉變，越發越用力的頂弄著那柔軟的一點，親吻隨著嘴角沿著曲線在那優美的脖頸中留下一點一點的紅痕。

「就說很美了……」在那心中無法說出的禁忌差點就這麼脫口而出，隱瞞住心底那絲想法只不斷地在那美麗的身子上留下一朵朵的紅花，在白皙的皮膚上綻放著，美麗而妖豔的姿態勾心動魄，令人無法自拔的沉醉在對方的體內，像是要用動作讓對方知道些什麼，但那張不透露出真正心思的嘴巴依舊用親吻埋藏住那心思。

他不敢，像個膽小的幼犬尋覓著能夠棲身的遮雨棚，只想讓自己沉溺在這一次性的快樂之中，所以他只是將頭埋在那白皙的頸窩，埋頭苦幹著不讓人看見他的表情。

「啊啊！嗯啊！諾亞……」身體裡美好的地方被不斷的強攻著，酥麻的快感沿著脊髓一路上爬，幾乎要讓他的腦袋都變成糨糊一般的刺激，但那說著自己美麗的人卻低下頭只顧著親吻啃咬著自己的身體，卻又不肯看向自己。

那樣的差別待遇不經讓他感覺到有些委屈。

於是海德的雙手摸上諾亞的臉龐，在對方弄得自己幾乎控制的晃動與呻吟之間，將對方的面孔迎向自己。

「我……嗯！也要看……啊！」海德的表情已經可以說是一蹋糊塗了吧？淚水盈滿著眼眶，笑容都被破壞到只剩純然的慾望，角度美好的眉頭輕輕皺著，看著就像是受了甚麼巨大的委屈一樣。

但藍寶石的雙眼中，卻盈滿了可以說是愛的東西吧？

諾亞被迫抬起頭，原本應該已經乾掉的淚痕卻再次佈滿了淚水，笑容已經被淚水還有緊皺著的眉頭所擊碎，真真實實的心情暴露在眼前的妖精面前，像是不敢置信著甚麼他哭泣著動作卻充滿著屬於愛的溫柔，在對上那雙充斥著愛的藍色寶石的時候，諾亞再次覆上那片唇。

「恩……好……哈恩……海德先生……歡，太過分了……」為什麼要讓那隱藏的心思暴露出來呢，甜膩的親吻有些染上了淚水的鹹味，卻在一瞬間就被兩人之間的甜美所蓋過，不斷的在裡面衝撞著，一手開始也撥弄起了那隨著動作搖晃的柱身，套弄著帶給對方更多的快感。

這個傢伙依舊不把自己混亂的腦袋整理乾淨，只願意沉溺在這段快樂的時間當中，窒息般的快樂會如此的喜愛，大概也是那昏昏欲絕的感覺吧。

「喜……恩……歡……」交疊在唇舌之中的秘密，與喘氣聲悄悄的在房間內響起，卻不知道那到底是代表著些甚麼。

「嗯！別摸！啊！」對方摸上那柱身的瞬間，海德就因為累積過多的快樂而射出濃郁的白濁，他委屈卻又快樂的輕聲哭了出來，兩人在昏厥的甜蜜中相擁相吻，交合的位置從未停下過，那愉快的舒服讓彼此都瘋了。

所以海德才會說出那句話。

「嗯！啊……我也……啊！喜歡……」過於沙啞的聲音這麼說著，這是一句，沒有謊言的話語。

因為沒辦法說出愛，所以只能說喜歡。

那是海德，唯一能給出的答案。

那最頂端諾亞是皺著眉哭著臉達到的，聽著那沙啞卻甜美的聲音說出那些言語，他像是發了瘋一樣狠狠的抽送著身下的慾望，脹的發疼快樂的像是要瘋了，在柔軟的壁肉中不斷地抽送著，最終他停不下那本能，用著那最一絲絲的理智在最後一秒抽出，白色的慾望全數射出在兩人身上，混雜著屬於對方的快樂，彼此的身體都充斥著骯髒而淫糜的液體。

「海德先生……海德先生……」緊緊抱著那人的身軀，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些甚麼，只是想要這歡快的溫暖能夠在持續一下子……只要一下就夠了，只要這溫暖的擁抱。

他永遠不敢說出，不要離開之類的話。

「不……不行了！嗯啊！」高潮過後的身子又被粗魯玩弄到快要崩潰，海德整個在肉柱終於抽出的瞬間整個人軟倒在諾亞的懷中，身體因為餘韻而舒服到顫抖著，小聲的啜泣不斷的繼續著，看上去被欺負的很慘，但呼吸間的吐息都帶著愉悅的甜膩。

卡爾眼看兩人終於結束了纏綿的過程，他只是拿著裝著溫水的杯子走到兩人面前，海德還躺在諾亞懷中舒服到發楞，他滿足地聽著對方不斷呼喚著自己的名字，在這些話語中，卻夾雜了他的侍者的聲音。

「主人，喝點水。」金髮的男人看著自己，玻璃杯的杯緣輕輕地靠在自己乾渴的唇瓣上，他乖巧地讓對方給自己餵水，那在歡愛中沙啞難受的喉嚨在溫度恰到好處的水滑過的瞬間感覺滋潤的舒適，直到水全被喝光之後，海德才舔舔自己的嘴唇躺回諾亞舒服的懷抱之中。

「.....」諾亞只是看著那懷中的人兒，將人喬好在自己的懷中比較舒適的姿勢，輕輕將對方額頭上因為歡愛而有些雜亂的頭髮撥到了一旁，看著那精緻的臉蛋，只是用手指描繪著那美麗的臉龐，綠色的雙眼中混雜著許多的情緒，最後他脫口而出。

「不要離開我.....」
我剛剛說了些甚麼？

他停頓了一陣子，驚恐而慌亂的眼神佈滿在綠色的眼中，透明的眼淚再次不斷的滴落著，滴落在自己厚實的胸膛上，諾亞紅著臉哭著臉，卻不敢將懷裡的人推出去。

他只是哭著、難受的哭著，像是做錯事的孩子想認錯的模樣。

「哭甚麼呢？」海德剛從餘韻中回過神來就聽見對方的請求與哭聲，他伸手將那鹹味的淚水給抹去，溫柔的撫摸著對方的臉龐，他覺得那孩子像是受驚嚇的小動物一樣，怕被丟棄一般地顫抖著。
「我不會丟下你的喔，別怕了。」那藍髮的妖精溫柔的笑著，雙眼彎成一個月亮一般的角度。

那聲承諾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太過美好的承諾，是真的嗎？

「不會丟下你的。」但那天使卻依然如此的承諾著，那烙下的吻像是誓言一樣，甜美的讓人甘願飲下毒酒，死在那美麗的花園之下。

諾亞的淚水稍微減緩了一點，一滴一滴的落在床鋪上，即使那淚水沒有停下但那有些混亂的眼神已經慢慢地淡去，啜泣著看著眼前的藍色蝴蝶，沒有說些甚麼的、乖巧的點點頭，他看著那白皙的身子各種代表著方才歡愛後的痕跡。

「我抱您去洗澡吧.....」諾亞低沉的聲音有些哭泣後的鼻音，沙啞的嗓音淡淡地說著，他坐起身子再次將人抱進了懷中，想從床上起身時卻稍微停頓了下，感覺到身後有些灼熱流出的感受，撇了撇嘴還是一如往常的將人帶去了浴室。

如果那聲承諾是真實.....那他願意付出一切。

這混亂的思緒隨著熱水的沖下滑進了排水孔，只是笑著抱著懷中的海德，溫柔的先替對方清洗著。

溫暖的水流淌過彼此的身體，那脆弱卻難以捉摸的蝴蝶就這樣依偎在諾亞的懷中，像是再也不願離開一樣，一如他所承諾的話語。

那雙美麗的藍眼時不時的望向諾亞翠綠的色彩之中，像是傳達著甚麼或僅僅只是那靈魂閃爍著美麗的光。

像是在問著.....

我們會永遠在一起嗎？
好。